

御陽齋戲園誌



沁阳县戏曲志

主 编 郭全仁

沁阳县文化局

编	审	马紫晨
责任编辑		吴景艳
编	辑	杨军茂
		魏葆萍
编	务	刘宗厚

沁阳县戏曲志

主编 郭全仁

编	辑	河南省沁阳县文化局
出	版	中国戏曲志河南卷编委会
印	刷	郑州市星光印刷厂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8 字数370,000

豫(新出)字第97号

集芳之大成
為戲曲之鉅榮

題
沁陽縣戲曲志
王南方
88.2.9

河南省廣播電視廳副廳長

王南方題詞

修于盛安
功在右安
張天翔
一九八六年六月

焦作市文化局局长 张天翔题词

整理传统文化，继承其有
生命之部分，为我县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牛学文

一九八三年

中共沁阳县委书记

牛学文题词

繼承優秀文化遺產
推進精神文明建設

閻仰德

八八年六月

沁阳县县长

閻仰德题词

继承前代传统戏曲

遺產振興錢孫現代

文化事業

王錫柱

八年四月

精心整理前人文化遗产

大力繁荣发展人文化生话

张立华

二〇〇四年四月

沁阳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立华题词

纵向继承，横向借鑑，繁荣
我县戏曲艺术

贺棠宗

一九八五年五月

以法為鑑
繁榮文化

癸巳年正月

齊天昌

沁陽縣宣傳部部長 齊天昌題詞

戲誌
土狂
西載
書
留芳
百世
為
名
人

周啟耀

石
年
有

沁阳在中国戏曲历史上的地位

(代序)

马紫晨

沁阳是不是个戏剧中心？多年来我就有这个怀疑。而要加以证实，就有必要进行一番研究。

一、作为沁阳县（包括今之博爱），是民国以后（1913年）的建置。古代，它曾经是“覃怀首邑”（夏朝）；商，为郛（邶）侯国；汉，设河内郡；后魏置怀州。这两种设置经四百年反复，至宋则合而为一，曰“怀州河内郡”。金初，一度称南怀州；元，设怀庆路；至明、清，则皆为怀庆府。如此看来，从夏商到民国，历经四千年之久，这里一直是块并不算小的地方。少者管辖七、八个县，泛者竟指今豫北大部分区域。只是由于京汉铁路通车，才影响到其政治、经济、文化影响的转移和削弱，乃至成为今日总面积仅占全省不足0.27%，总人口仅占全省不足0.48%的一般县份。当然，随着焦枝铁路的通车，这一带的工农业建设又上去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群众也富裕得多了。所有这些，才是该县文化艺术存在、发展、繁荣、兴盛的基础条件，也是我们从事具有社会性的戏曲学术研究的前提。

二、如上所述，既然“沁阳”在历史上的地位非同小可，那么放眼艺坛，也就可以看到一幅群星灿烂的瑰丽图景。远的不讲，仅盛唐以后，这里就诞生过诸如“西昆体”的老祖先李商隐（813—858），“唐宋八大家”名列榜首的韩昌黎（768—824）等人。而隔河相望的邙岭一侧，更涌现出一大批文苑名家，如张说、王湾、祖咏、杜甫、贾至、独孤及、武元衡、樊宗师、刘禹锡、元稹、李涉、房千里、聂夷中等。查：西南向，只不过相距80公里，就是隋、唐两朝的东都洛阳，唐玄宗宴宾，还要河内太守组织“声伎”数百人参加。（见《怀庆府志》）那么彼时河内一带乐舞之盛也就可想而知了。上列诗家还特别喜爱描写歌舞戏乐的演出情状。象韩愈，所写诗歌常“被之管弦”；元稹的《会真记》乃后出《西厢记》之蓝本，且相传张生即是写他自己。至于以乐舞为题材或涉及这个方面的诗作，那就更加多得不可胜计。据《全唐诗》所收，张说有8首，李商隐有16首，杜甫有17首，元稹有31首，刘禹锡更多达35首。其中如《赠歌妓》、《赠刘采春》、《胡旋女》、《主部伎》、《西凉伎》、《法曲》、《腰舞》及《观公孙大娘剑器行》等，均成为千古绝唱。李商隐所作大量爱情诗歌，对唐宋婉约派词人和元明清各朝诸多写爱情题材的剧作家，更可以称得上是影响巨大。他们的原籍都在洛阳至沁阳一带，其作品描述的内容又怎么能够与所谓“绵亘八里”的戏场和“三百里皆来观”的人群无关呢！（见《隋书》）

三、再往后数就是宋、金。那时有一座风景佳丽的名园，叫“沁园”。很多写词牌子的人，都喜欢借题发挥，高歌一曲《沁园春》。但是“沁园”在什么地方，也许没有谁去思索。其实就在沁阳县东北沁水的北岸。别看现在一片荒芜，当年可是大金朝官僚们欢娱燕游之所。楼船画舫，妙舞弦歌的盛况，大约维持了将近一个世纪。后毁于战祸兵燹。曾为元之立国制

定规模的契丹人耶律楚材(1160—1244),于窝阔台在位时重游沁园,曾有诗凭吊云:“昔年曾赏沁园春,今日重来迹已陈。水外无心修竹古,雪中含恨瘦梅新。垣颓月榭经兵火,草木诗碑覆劫尘。羞对草怀昔日月,多情依旧照行人”。往昔繁华虽已一去不返,但作为与南宋对峙达119年的金朝,毕竟要留下它在各方面(也包括文化艺术)的时代印迹。北宋的“队戏”演出,在这里竟一直延续到建国以前。形象地反映金代杂剧情状的石雕棺,近年也出土了两具,且全在沁阳附近(一修武、一焦作)。这当然不是偶然的。上溯五百年,曾广泛演出于河朔一带的《踏谣娘》,其故事情节就发生在隋末的“河内”。(见《太平御览》)还有北宋时期的杂剧雕砖,沁阳及其附近也时有出土;至于历代的百戏伎、乐、舞俑那就更多了。

由此再往下推,沁阳戏曲发展的脉络当尤为清晰。因为地面上的存世文物毕竟更容易说明一些问题。比如演出场所一项,清末民初沁阳县(包括今之博爱)尚存的近300座古戏楼(庙台)当中,始建于金元时期的竟占60余座。而整个豫北(5市27县)总数约二千余座戏楼当中,沁阳一县居然占了七分之一!全县(包括博爱)每年起会多达300余次,短者一晌三日,长者半月十天。而绝大多数的庙会是有戏曲活动的;剧种十几个,班社二百多,从艺伶人则高达八千之数,若以1980—1982年计算,大约每90人中即有一名演员。至于在音律方面,沁阳人朱载堉(1536—1611)是世界上第一个用科学方法阐明十二平均律理论的伟大天才,那更是国际景仰的了。

四、在中国戏史上,元代是第一个高峰。但一提元曲,人们想到的中心地点常限于大都(北京)、平阳(临汾)、汴梁(开封),或者再加上东平、真定(正定)、彰德(安阳)、开州(濮阳),至多再挂上个洛阳,(因为有姚守中啊)。却从无人提起过“沁阳”。那么这里是否无足轻重呢?根据前面所谈各点,我看是应该引起注意的了。因为从地理位置看,一西北,一西南。一东北,一东南,沁阳恰居临汾、洛阳、安阳、开封等元杂剧盛行的四个城市中间,若以直线计算,则相距均不超过200公里,何况这一带出土和存世的宋金元戏曲文物又是那样多!如果说沁阳为什么没有元曲家?想一想,也并非无踪可寻。鍾嗣成《录鬼簿》记述“前辈已死名公有乐府传于世者”中,名列第19的为“阎彦学”,(明·天一阁钞本作“阎彦举”)。根据孙楷第先生的考证:“阎”应作“橄”。其籍贯虽语焉不详,但《广韵》却说:橄,“姓也”。此姓“河内有之”。其它几种著作则均可证明“学”实为“举”。别无考。

另外,天一阁钞本《录鬼簿》在“前辈名公乐章传于世者”一类里,名列第32的还有一位奥敦周,这个名字就更少为人提及了,连《中国人名大辞典》上也查不到。所幸《阳春白雪》、《太和正音谱》和《群英乐府格势》等,均有奥敦周卿其人。“奥敦”者,金人姓也;“周卿”是字。原来天一阁本脱“卿”字,又误“敦”为“殷”。他是哪里人,一时也查不清。但可以肯定这位元曲家在沁阳生活过一些年代,时当元·成宗之前。因为白仁甫《天籁集》卷下有词,题为《草怀北赏梅,同参政杨丈西庵和奥敦周卿府判韵》调寄《木兰花慢》一首。西庵于金·正大甲申(1224年)曾为儒师令,距怀州仅一河之隔;后仕元,又于1269年出任怀孟路总管。周卿为其僚属,可能过从甚密,才有赏梅赋诗之举。此二例也足可说明:沁阳不会是元杂剧活动的空白吧。

限于篇幅,不应再信笔而涂了。书此短文,目的是提请学术界注意:治中国剧史,应给沁阳以应有的位置。

前 言

在中华民族丰硕的艺术宝库中，戏曲艺术占据着重要而独特的位置，它是全国各族人民经过上千年的共同努力创造才得以形成、发展、完备起来的综合艺术，是社会同步并进的不可低估的精神产品。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戏曲艺术长期被禁锢在牢笼中，搁置在社会的最低层，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发展。新中国的成立使戏曲事业枯木逢春，获得勃勃生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文艺“双百”方针的沐浴下，戏曲艺术迅速发展，空前繁荣，进入了一个方向明确，前景广阔，根深叶茂、大有可为的新阶段。

总结、回顾、继承、发展珍贵的戏曲艺术，按期完成“六五”跨“七五”计划期间国家重点艺术科研项目之一的“戏曲志”的编纂工作，使之在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推动社会进步、振奋民族精神方面起到更大的作用，是历史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和应尽的天职，也是一项非常艰巨而光荣的任务。

为了高质量尽快编好《沁阳县戏曲志》，在编志过程中，全体编辑工作人员不辞辛劳，走村串乡，翻山越岭，夜以继日，付出了艰苦的劳动，经二年余的时间终于完成此项任务。此间，省、市《戏曲志》编辑部曾多次给以热心帮助和诚恳指导；县委、县政府领导亲自审阅、把关，提出建议，县财政部门大力支持，保证了本志顺利完成。在本志付印时，省广播电视厅王南方副厅长亲笔题词，这都是对我们的极大支持和鼓舞。乘本志出版之际，特向为《沁阳县戏曲志》的成书做出贡献的工作人员和对本志给以关怀和支持的各级领导同志，以及各界人士朋友们表示衷心感谢。

今天，《沁阳县戏曲志》和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本志书反映了我县几百年来戏曲艺术的发展、演变过程和现状，是一本珍贵的艺术资料。但由于时间短、水平低、遗漏或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沁阳县文化局长 周启耀

1998、5、20



领导小组组长周启耀在审稿



领导小组成员卫德良在改卷本



主编 郭全仁在继续修改卷本



领导小组成员杨建超在改卷本



怀梆老艺人音乐唱腔研讨会在沁阳召开剧团，戏校省地专家全体同志于1982年合影留念